网上有个调侃：

养一个孩子，牙齿、眼镜、身高、课外班是碎钞四大件。

以前觉得，中国式鸡娃高歌猛进，白花花的银子都砸向了辅导班。

但现在来看，真不如身高费钱。

家长：我觉得你能再高点儿

现在的小孩子实在是太高了。

当你在街上遇到一个180帅哥，但要不到他的微信，别怀疑自己的颜值，因为六年级的他只有小天才电话手表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这不是人们的错觉，国际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一项针对6000多万人的研究显示，中国19岁男女的平均身高（175.7cm/163.5cm）位列东亚第一。

与此同时，1985-2019这35年里，中国男性身高增长近9厘米，增幅世界第一，中国女性身高增长，增幅世界第三。

但这未必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好事。

身高值就像期中成绩，全班都在突飞猛进，只有自家孩子还在原地踏步，坐不住的首先是家长。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了1万多名儿童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身高，近一半的家长希望儿子能长到175至180cm，近四成的期望身高在180cm以上，低于175cm的只有一成。

对女孩而言，超过一半的家长希望她们的身高在165-170cm之间，低于160cm的仅有2%。

医学上有个概念叫遗传靶身高，是根据儿童父母的身高计算出来的儿童的遗传身高值。

男童靶身高= ( 父母身高之和+ 12) /2，女童靶身高=( 父母身高之和－12) /2。（不同出处计算略有差异，该公式以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研究为依据。）

超过70%的的家长对儿童的期望身高值高于儿童的遗传靶身高值，35%的男童和24%的女童期望身高值高于靶身高值两个组距及以上（10cm及以上）。

换句话说，如果父母自己的基因不太高，“帮助孩子长高”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。

为了长高，贴吧“长高吧”中，50多万名家长和孩子正与身高“打持久战”。

当青铜级别的家长还在拿着孩子手腕X光片求看骨龄生长潜力，“白银家长”已经开始了每天坚持签到打卡的长高计划，另一批“王者段位”把自家孩子的长高经验整理成“宝典”，随时随地解答分享。

也总有一些奇门怪招出现：什么“胡萝卜炒黄豆”，什么“倒挂双杠”，什么“吊砖拉伸”，不仅有真人实物步骤拆分配图，还有所谓的医学增高原理讲解。

更神奇的是，一个敢写，一个敢试，这类经验帖下面，成百上千条回复都不算罕见。

“长高吧”部分帖子

性抑制针和增高针

长高方法的不断“更新迭代”，当物理增高方式起不到作用时，药物变成了另外一个快捷途径。

前不久，一则杭州妈妈半年花10万给孩子打性抑制针的新闻被推到风口浪尖，

“这个热搜有点标题党了，性抑制针是针对性早熟的孩子，抑制针没有那么贵，按照不同厂家费用大概一个月1100-1500元，单纯使用抑制针半年不会超过一万块。”

在抑制针词条登上热搜之后，文章中提及的武汉协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医生林鸣在微博中回应。

打抑制针，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药物干预抑制儿童过早的性发育，从而延缓其骨龄进展。

医学上用骨龄预测孩子的身高和后期生长潜力，过早的性发育会带来短期身高的快速增长，同时也使骨骺过早地融合，骨骺线一旦闭合，身高的线性增长便会终止。

而性抑制针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多肽类药物，用于治疗儿童中枢性性早熟（CPP）。它通过抑制下丘脑-垂体-性腺轴的活动和性激素分泌，减缓性早熟患者骨龄进展，为孩子的成长争取更多时间。

家长们害怕的不是性早熟本身，而是过早的性发育和骨龄超出实际年龄现象，会导致儿童身高增长速度放缓，影响孩子之后的形象。

但医生和有经验的家长都看得出来，单打抑制针不会花到这个费用，应该是同时打了生长激素，圈子里把这种方式称为“双打”。

性抑制针抑制性激素分泌，生长激素促进骨干变长。

相比性抑制针，生长激素更为常见，也更加昂贵。

2012年， 我国生长激素市场规模还只有8亿元，不到十年的时间扩张十倍之多，如今已在百亿以上。

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生长激素主要有三大类别，包括每天注射一次的粉剂和水剂，及每周注射一次的长效剂。

三者的价格依次升高，按照《2021年中国生长激素市场调研报告》的测算，长效针剂的价格一年可在15万以上。

抑制针和生长激素自然不能随便打，它们本用于治疗性早熟和生长激素缺乏症的人群，滥用很可能出现内分泌紊乱、股骨头滑脱等副作用，所以正规医院在注射针剂之前会经过严格的检查流程。

但据红星新闻报道，多位家长直言，医院以外的诊所类医疗机构与中介，才是他们获得增高针的主流渠道。

一位增高针制造商的售后服务人员告诉红星新闻，从医院经处方一次性能买到的生长激素只有极少几支，但在一些医疗机构却可以凭处方一次性拿到80多天的药量。

身高焦虑的由来

这也不能全怪家长，我们的身高焦虑，似乎就没断过。

知乎话题“你们有身高焦虑吗”已经有200多万的阅读量，1600多人参与了回答。

大部分男生女生都曾被身高焦虑支配，更具体些，是70%以上。

对男生而言，180的意义就像秦岭淮河线，过了就是“人上人”，低了就是“见不得人”。

小时候学生合照，长得矮的男生就得和女生站第一排；长大了相亲被拒绝，八成都是过不了丈母娘的身高第一关。

矮个子女生的焦虑也不少。逃过“A4腰”，躲过了“白幼瘦”，做到“反手摸肚脐”，却挣脱不出“矮个子女生见光死，永远成不了大美女。”

“矮冬瓜”、“大郎”、“根号2”、“奇趣蛋”、“小煤气罐”、“二级残疾”，都成了他们初高中时候的共同外号。

也不怪家长们焦虑，当歧视作用在婚恋、社交、工作的场景里，身高变成了无法改变的遗憾。

但可能也没关系，毕竟到了30岁你会发现，比身高更容易让人焦虑的，还有年终奖和发际线。

参考文献

钱江晚报《9岁女孩打“性抑制针”半年花10万》

红星新闻《起底三千亿增高针市场：有家庭一年花48万，孩子长高1厘米》

中国妇幼保健《家长对学龄前儿童身高认知现状和需求分析》

《2021年中国生长激素市场调研报告-行业深度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》

撰文&数据｜苏现奎 设计｜镝数卢瑞丰、镝数黄蓉 编码｜夏效静 张予馨 范祥礼 编辑丨菜菜

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